



诗歌的语言与形式

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光明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诗歌的语言与形式

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光明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光明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5097 - 6460 - 2

I. ①诗… II. ①王… III. ①诗歌研究 - 中国 - 现代 - 文集
IV. ①I20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3996 号

诗歌的语言与形式

——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编 者 / 王光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刘 丹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4 字 数: 879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460 - 2

定 价 / 1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用语言想象世界

新诗的自由与志趣	谢冕 / 3
文随代变, 诗歌亦然	张炯 / 5
“凤凰涅槃”: 一个经典意象建构的历程	孙绍振 / 7
文本的结构和意义的生成	程正民 / 16
从现代诗的意象看“诗人所为何事”	简政珍 / 32
现代汉语诗与现代汉语	王光明 / 48
刍议诗性语言与现代诗歌	刘士杰 / 54
诗歌怎样反诗歌	钟文 / 65
语言欧化与中国新诗的自我建构	张桃洲 / 87
现代汉语虚词与胡适的新诗体“尝试”	王泽龙 钱韧韧 / 98
诗歌文本结构、形式规范及其“标高”	陈仲义 / 117
用语言拿住这世界: 影像时代诗的功能随想	江弱水 / 137
在叙事中发现诗	杨四平 / 143
当代诗歌: 语言、语象与意象	李心释 / 149
色彩·形态·生命	王巨川 / 160
对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语类运用和语象采集特色的学理透视	王昌忠 / 174

中国新诗的旗意象	张立群 / 186
变迁的知觉模式与现代诗歌	王 飞 / 198

自由与秩序

新诗：呼唤自由的精神	吴思敬 / 211
说的比唱的好听	西 渡 / 225
从“唱”到“说”	郑成志 / 236
节奏的魅力	罗小凤 / 248
论新诗自由和秩序的混乱	王 芬 / 263
中国新诗的两副面孔——自由与格律	孙丽君 / 268

前驱者的探索

有机的形式之寻求	佐藤普美子 / 279
陈敬容翻译波德莱尔诗歌九首：词汇及翻译策略选择	朱 西 / 291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	孟 泽 / 305
远取譬与鲁迅对冯至的评价	李 怡 / 322
“白话”：从黄遵宪的口语到胡适的国语	段从学 / 328
白话诗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思想之奠基	赵 薇 / 342
从穆旦到昌耀：新诗的语言质感论略	易 彬 / 366
穆木天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探索	黄雪敏 / 378
汉语中的萨福	陈芝国 / 386
重识中国新诗的“革命”与“现代”	陈培浩 / 419

当代诗人的寻求

数位语境下的台湾当代诗	郑慧如 / 449
-------------------	-----------

有故事的地方	陈大为 / 489
无限承接的温柔	翁文娴 / 517
论顾城的诗歌	岛由子 / 531
读于坚的《高山》	程光炜 / 551
为“杂诗”的存在寻找可能	罗振亚 / 555
1980 年代中国“实验诗”中的“汉风”	钱文亮 / 564
余光中《乡愁》的广义修辞学阐释（纲要）	谭学纯 / 571
从“崛起”到“漂流”	林 祁 / 578
试论 20 世纪 90 年代先锋诗歌的语言策略	张德明 / 600
当代诗坛的长篇杰作	熊国华 / 614
新诗写作疆域的开拓	伍明春 / 623
西部牧羊人瞳孔中黯淡的灯盏	刘洁岷 / 633
在难以祛魅的世界理解经验、语言和现实	赖或煌 / 638
“口语写作”与“个人化写作”的误区	陈 敢 / 654
先锋诗歌语言的惯性机制与多层次状态	霍俊明 / 664
20 世纪末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王士强 / 675
悖论式生存与失败美学	李文钢 / 686
张枣诗歌语言的现代性与汉语性	赵 飞 / 698
词语抛下我们不管	姚则强 / 711
在语言与时代的表现之间	董迎春 / 718
“80 后”诗歌：在成人与成熟之间	冯 雷 / 731

散文诗与网络诗歌

21 世纪台湾散文诗之书写现象	林于弘 / 747
散文诗语言特征刍论	蒋登科 / 760
散文诗与中国新诗传统	张洁宇 / 769

语言形式的自由与内在情感的律动	张 翼 / 781
汉语新诗的小逻辑	张光昕 / 799
网络诗歌语言的俗与雅	王 珂 / 832
略论“网络诗歌”的语言问题	赵金钟 熊家良 / 845
后 记	王光明 / 856

用语言想象世界

表出定数と定数

新诗的自由与志趣

——在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冕

各位朋友，很高兴能够在香山红叶季节，和各位再度相聚。我们为诗歌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有的朋友远道从意大利来，从日本来，从澳门来，从台湾来。更多的朋友来自中国内地的东南西北，我们欢聚在一起，饮酒谈诗，这是人生的至乐，是一种最高境界！我个人特别感谢以王光明先生为首的会议团队，他们承担了会议的全部工作，组织和效率都达到了完美的程度；北大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这也是北大的常态。老大的一个学校，不是摆架子，而是积习不改，我在这里要向首都师范大学的朋友们说声谢谢。

我本人从十月开始就谢绝了外出参加各种活动，静下心来想着这次会议的问题。这样的会议我们过去开了多次，也就是说，中小型的会议，谈一些诗歌发展方面的具体问题，这样的会我们每年几乎都开。记得去年，也是在香山卧佛寺，也是红叶季节，我们的题目是“新诗和浪漫主义”。当时在座有几位女士，很有创意的女士，对这个会议名称不断商榷、删减。开始是“新诗与浪漫”，后来是“诗与浪”，最后大概是李润霞的创意，剩下一个“浪”字，大家都为自己的创意高兴。这次会议会不会有这样很浪漫的情节，我不敢预料，但是王光明先生说：我们每天都有酒——这就很有创意，就是只剩下一个酒字，也无伤大雅，诗酒风流。

下面我要说一些严肃的话，回到会议本身的思考上来。这次会议有很强的针对性，最引发我注意的，可以概括为五个字：自由与志趣。出发点是诗

歌的语言和形式问题。关于语言和形式概括起来说，语言就是现代汉语、白话，形式就是自由体。这是一百年奋斗得来的结果，也是五四新文学伟大的业绩，我们珍惜这一切，我们不予后退。现在的问题是，语言和形式都发生了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就是新思潮过去以后开始风行口语化；90年代的商业大潮，大量的诗歌回到个人私欲上面来；到了21世纪，网络无边，铺天盖地——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遇，问题可能就产生在五四的初期，当年就埋下了隐患：自由诗——诗与自由，有时为了自由而忘了诗；白话诗，诗与白话，有时为了白话也忘记了诗。五四的前辈就说过，我们不能为了“新”就忘记了“诗”。诗的语言当然是现代汉语，是白话，这一点我们坚定不移。口语写作，口语可以入诗，但口语不是诗。形式的问题，口语体也没有问题，现在是自由开放的时代，可以有多种诗体，可以读，同样可以写旧体诗。有人要创新，写新格律体也可以，老干部体也可以。在郑州我告诉陈有才先生，我说我从来不反对民歌，所以回过头来写民歌体也可以，但根本的根本是自由体，我们一定要坚持自由体而且把它做好。自由体的问题在哪里？在节奏上，在诗的音乐性上，在音节上，要是新诗、白话诗连节奏感都没有了，那我们就是数典忘祖，我们最后可能失去所有的诗意和诗性。这就是我在开幕式上要说的话，我准备的论文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谢谢大家。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文随代变，诗歌亦然

——在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张 炯

各位专家和朋友：

首先我谨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国内外的与会专家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首都香山，能见到这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实在非常高兴！

中国是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迄五四后新诗的崛起，诗歌的语言和形式已经有过漫长的、多次的演变。“文随代变”，诗歌亦然。其间，有剧烈的变动，也有缓慢的调整。新诗的崛起，变动尤烈。近百年间，虽有格律诗与自由诗之争，其实，诗歌语言与形式的变化，已不是靠“格律”或“自由”就可以完全概括。实际诗歌创作中，自由中有格律，格律中也有自由。当然，还有长短不一，随情感律动的，或如先师林庚倡导的四句一节严谨的豆腐干体，还有移植自欧洲的十四行体，移植自苏联的楼梯体，移植自日本的俳句，等等。而旧体诗词和新古体诗，也依然不乏众多的作者。赵朴初的曲体，也曾风行。如今，诗歌形式固然多不胜数。随着现代汉语的发展，诗歌语言也自然产生很大的变化。这方面，也是无法可依的。从最雅到最俗，到最不雅、最粗鄙的词汇，都进入了诗歌。诗歌语言和形式的自由化，可谓于今为烈！有如洪水决堤，四向奔泻，八方漫流。网络诗歌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下，我们聚集在这里专门研讨诗歌语言和形式问题，有人可能会觉得好笑！觉得我们的讨论，无法挡住诗

歌语言和形式更自由的创造。但世上任何事物都必须经过历史的选择。诗歌的语言与形式也不会例外。何况诗的语言与形式并非与不同时代诗的观念、诗的内容无干。因而作为学术问题，又的确应该研讨，这反映了我们对中国诗歌前途的关切，对发展良好的中国新诗的责任心！

从会议发给我的日程安排中，我看到研讨会的发言内容非常丰富多彩，既有诗歌理论方面的探讨，也有对诗人创作的剖析，还有对诗歌语言和形式的微观研究以及宏观的扫描与概括等，会议来了这么多老中青的专家学者和诗人，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十分感谢会议东道主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的邀请，为我提供了一次向大家学习的好机会，也感谢他们作为教育界的学术单位，多年来为我国诗歌发展所做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贡献。我相信我们这次会议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收获，并且产生促进新诗发展的有益的影响。我祝愿这次会议圆满成功！也祝愿各位专家和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凤凰涅槃”：一个经典意象建构的历程

孙绍振

21 世纪以来，我国新诗与 20 世纪 90 年代，在倾向上似有较大之不同，一是，陈仲义先生所说，拘守于“单人精神牢房”之潮流稍退，遂有民生之关注，郑小琼之获得称誉，可为标志。再则，盲目追逐西方后现代诗风之乱象似失去风头，语言走向平实，以日常口语表现深邃哲思，生命体验之概括力取得甚大之进展与突破。此皆可喜可贺者，非本文所欲言。本人所欲详释者，乃非近虑，而系远忧，在大繁荣之中之语言质量之退化，长此以往，诗将不诗。其主要乃是满足于大白话。大白话固然有大白话之优长，如仅仅为一流派之风格，无可厚非（如唐诗中有王梵志），然举国皆大白话，无视大白话亦有大白话之弊，无古典传统意象，亦无西方语文之转基因，实有种性退化之隐患。其理论基础为“个人话语”，与群体话语绝对对立，且以之为最高原则，人自为语。固然，话语之空间广阔，然而，如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与语言为社会交流符号之性质与功能相抵牾。明于此，则不当以最少数读者为满足，当力求从个人话语转化为全民话语，如“凤凰涅槃”然。

遥想五四初期胡适斥文言为死文字，倡言作诗如作文，话怎样说，文即怎样写。实乃拾美国意象派之牙慧。胡适日记载“《印象派诗人》（按：英语 *imagism*，今译为‘意象派’）六原则”：

1. 用最普通的词，但必须是最确切的词；不用近乎确切的词，也

不用纯粹修饰性的词。

2. 创造新韵律，并将其作为新的表达方式，不照搬旧韵律，因为那只是旧模式的反映。我们不坚执“自由体”为诗歌写作的唯一方法，我们之所以力倡它，是因为它代表了自由的原则。我们相信诗人的个性在自由体诗中比在传统格律诗中得到了更好的表达。就诗歌而言，一种新的节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思想。

3. 允许绝对自由地选择诗的主题。

4. 给出一种印象（因其得名“印象派”）。我们不是画家，但我们相信诗应表现出准确的个性，而非模糊的共性，不管其用词是多么的华丽，声音是多么的响亮。

5. 创作出确切、明朗、具体的、而不是模糊和不明朗的东西。

6. 最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浓缩是诗的核心。^①

但是，此意象派之宣言实为其最肤浅者，胡适拘于此六原则之宣言，对于意象派的理解，并不全面，其实，意象派之精髓乃在意象之可感性之深度与精度。第四条“给出一种印象（因其得名‘印象派’）。我们不是画家，但我们相信诗应表现出准确的个性，而非模糊的共性，不管其用词是多么的华丽，声音是多么的响亮”其语颇为朦胧、矛盾，一方面说，给出印象（意象）；另一方面又说，不是画家，也就是说，不依靠可视之象。然五官可感之象，百分之八十以上为视觉所观，所余为百分之十五以下之听、嗅、味、触。然观意象派代表人物之作品大抵依视觉意象，且总结出“意象叠加”（或并列）之学说，故其特别欣赏杜审言之“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将之译为：

云和霞
向大海
——黎明/
梅和柳

^① 《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522页。

渡过江

——春

意象派大师庞德给意象下的定义是“在一刹那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理智和情绪复合物的东西”^①。复合物在英语里是 complex，有些人不赞成把这翻译成“复合物”，而翻译成带上弗洛伊德心理学意义的“情结”，也不无“道理”。正是因为是情绪和智慧的焦点，正是因为这样，“最普通的词”才不是大白话，才有庞德《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之经典：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这首诗写巴黎地铁站人流的印象，由于全部用了视觉意象并列的手法，在面容与花瓣、树枝之间排斥构成句子必要的动词，仅以可视名词之并列。为了显示与传统的维多利亚诗风的烦琐的不屑，诗人把原诗从 30 行，删节成 14 个词。^② 被认为是“意象派最精髓的”作品。^③ 意象派六原则宣言，求“准确的个性，而非模糊的共性”，仅仅依赖“最普通的词”既不符合意象派大师们的创作实践，也不符合意象派大师更为深思熟虑的意象定义。胡适的失误乃是由于，只知意象派之“用最普通的词”，而不知其乃是对于浪漫主义抒情的反拨。其“最普通的词”，乃是对浪漫主义的用词“华丽”和“响亮”的超越。实际上是对浪漫抒情境界以外的智性开拓。

胡适不明于此，只执著于“最普通的词”，也就是白话，可谓取其糟

① 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袁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6，第 5、10 页。庞德并不绝对地反对情感，只是坚持，第一，情感不能直接抒情；第二，情感和智性浑然一体。故他在《严肃的艺术家》中对于诗与散文的区别这样说：“在诗里，是理智受到了某种东西的感动。在散文里，是理智找到了它要观察的东西。”见杨匡汉、刘福春编《现代西方诗论》，花城出版社，1988，第 54～55 页。

② http://www.english.illinois.edu/maps/poets/m_r/pound/metro.htm.

③ “Because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s appearance by way of the poem's own visuality, it is considered a quintessential Imagist text,” Barabrese, J. T. “Ezra Pound's Imagist Aesthetics: Lustra to Mauberley,”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07–308.

粕，而弃其精华，新诗初期之失败乃在满足于大白话。后来穆木天在《谈诗》中认为：

中国的新诗的运动，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 prose in verse 一派的东西。他的韵文的思想穿上了韵文的衣裳。结果产出了如：“红的花/黄的花/多么好看呀”一类不伦不类的东西。^①

胡适他不自觉地抛弃了抒情，又不讲究意象的 complex，没有情感与智慧之凝聚，在他领导下之新诗，全凭大白话，被他的朋友讥为“叫花子唱莲花落”。

中国新诗在艺术上得以成立之功，不能不推身在日本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学生郭沫若。他可能是对胡适的大白话理论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在他影响下的所谓新诗人，实在还在“吃奶”。他把浪漫主义的华彩意象和激情和想象甚至理智带到了中国。虽然他后来的浪漫变成了滥情，但是，在早期，他的历史性的功勋不可磨灭。首先，他最好的诗歌大抵由华彩意象构成，其最深邃最丰富者经得起时间汰洗，成为经典意象和话语，具不朽价值，甚至超越诗歌成为进入书面语言、日常口语。乃诗歌之大胜利，大成就。非满足于大白话者可以望其项背者。

此课题本当以百年新诗之史实全面展开，然会议主办方催稿急如星火，本文仅以《凤凰涅槃》之意象建构说明之。

《凤凰涅槃》诗前有引言：

天方国古有神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

按此鸟恐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

^① 穆木天：《谭诗——寄郭沫若的一封信》，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一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第81页。